藥泉集 廿七

書

藥泉集 廿七

藥泉集第三十三目錄

書

與崔汝和 二十
答崔文叔 四
答鄭陽仲 復先
答姜亨叔 六
答李汝元 萬始 三

答李太元　三
答李侯刻申安夫　答黎亨甫　六
與黎太味　二十　答黎文甫　四
書

泰泉集卷三十三目録

藥泉集第三十三

書

答崔汝和 丁丑

萊伯事當初亦不知其必至於拿而旣以玩愒邊情爲其罪目請拿已過屢朔之後今以交代人不合反請前人之仍任其在朝家處置豈有此理且此則非但我國中事而已事關他國擧措輕重爲彼人所覷破自我處事顚倒如此豈不益爲彼人之所輕慢哉且因萊伯之拿以致釜僉之並拿有同池魚之殃已失事體之大者而今若仍萊則又將仍釜如此擧措

豈不尤駭聽聞耶新萊伯若不合則啓遞更擇其代有何不可乃爲此苟且之舉哉

答崔汝和 戊寅

今此接伴之任乃 朝廷敬待清官尊重事體之事毋論官之高卑自京下送所以尊事體今以濟尹之因罪罷官者除職假銜稱以接伴使則事體甚輕必有發怒生梗之端矣極涉不當如何如何

與崔汝和 五月二十四日

屈指計程想今行駕已屆金松之間未知近京將欲留住城外耶江上耶私商之許塞毋論得失事已過

矣有不足言到今第一策惟在於彼此之速完而支
離至此深恐有別出事端耳兩臺以前啓無根之失
實所當見落而玉堂於處置大諫也既斥以强避兩
臺又以無根無實混爲一科以爲自是得出之地必
欲擔當一會所論果是公共也則渠雖遞去繼之者
亦可優爲而爲此不成說話唯恐失之之狀誠可駭
然近間以兩金書及台答玉郎書衆言喧豗甚於湯
沸且以台西下以後事亦不勝其噂沓台行屆京後
所以處之者竊恐一默字之外無他道理未知如何
小生以引年事二疏一對之外更欲陳請而當此上

下多虞之時不能有毫末裨補而更有私事煩請分義惶恐姑此遲遲欲待市事完了更請耳

答崔汝和 己卯五月十日

備郎來伏承手畢垂問又有追書三小紙細悉教意多少仰慰且荷如得面拜謄送冊子細覽首尾深仰勤懇之誠意近日國家所遭宜有大警動大變革者而寂然無聞心常鬱嗟得奉此劄頗覺胸懷之開然說時易而做時難且雖是應行之事有所反覆難詰然後其理愈明故不嫌唐突悉加論辨錄在別紙以上伏想無所尤於同異之說耳諸宰之凋喪柳評事

塞外之生行死歸驚慟如何豆耻都廳隨營牌良保事朝令之仍置不行者發露之後又使依前則今此冊子中所欲爲者雖有分付於外方必將以前爲例慢不奉行矣此事設或在於可罷不罷之間不可以此示四方況未必不可罷者乎雖然淺見未保其必是唯望集羣議處之耳近日朝廷處分　聖心實無偏倚其於別白是非亦皆的當欽頌如何第以小人之腹度之未知以朝臣無當　上意者故耶以時勢爲無可爲故耶未見有立經陳紀以爲遠圖之計在下者唯當精白一心以爲上格之地事之到手者隨

處裁決不撓不貳俾　天心自然傾信而不疑圖王圖伯之意因之以開發夫然後始可建白作事矣如其未及乎此而强聒以事爲則說易而做難難保其順成脫有繻繢非但衆口嚕沓　天心亦必動撓念今時義似不當自我別生事端如何如何今番庭科人稱無雜言且多可用之人云幸幸然雖以大監高眼裁衡一夜之内盡考四五千張終必爲暗中摸索其得其失皆出白沙所謂上試官此僕之所以欲必設初試也如何如何

備邊司名號雖有乖於謀國政之稱而即今制度三

公領其事五卿及武將諸宰稍有才諝者皆兼帶而
並會至於文武郎廳亦皆爲極擇差除之地此乃合
宋之中書樞密而無攜貳之獘者也若於此處發號
出令皆合事宜亦足以致治何必改爲中書省然後
乃可以爲政哉凡事先實而後名則無迹而有效先
名而後實則瞻聆易駭而論議易生恐難及見實效
之成如何如何如何如必欲正名則還復議政府事權以
遵　祖宗朝成憲乃可而今以復署事爲難別立中
書省則以議政本職爲虛銜欲借中書省以正其名
也豈其然乎然署事之復亦何可易言也臺諫之小

嫌勿避今雖申飭非有界限區別則恐難施行至於各自論啓勿爲聯名雖有其利亦有其害當此論議乖張之際恐益有紛囂之弊如何

齋郎之漸至增加事勢自然及此今以久滯叅下爲慮分設奉事直長以開速陞之路則自在叅下者言之誠快矣六品以上之職若不加設則旣陞六品之後其得職者無幾而淹滯者尤多其抑鬱沈屈之患必若近日萬科之武人譬之導水疏之於發源之地而窄之於會流之處則豈不益致其蕩激乎

國之爲國在於得人而得人之道只在科舉然則科

舉乃爲國第一初頭急務非若他事各有一時得失之比也然卽今科制文科三年内三十三人只爲遐鄉不文者慰悅之具武科只以一矢二矢入格而目不識一丁者前後相積不知紀極爲國得人之道豈亶使然哉此事變通不繫於擾民只在一舉措間至今不變一任其雜亂誠可痛恨然講經之科必更增初試之數然後乃可於其中擇取能通文義者今於諸道初試無所增又於館試五十人減其半則會試三十三人之數除文義不通者外何以充其額乎且講規緊歇惟在一時試官之意恐難一切硬定傳頭

字數之多少如欲變通必若朱子貢舉議然後庶有少益不然則今雖改定節目必將依前鹵莽無其效矣至於武科凡於會試殿試必定額數多不過百少或至五六十而武藝之外必嚴講書之規則豈不幸甚而自前朝臣屢有以此爲言者未蒙　聖旨之開許柰何文科製述多取策論而罕用表箋庭謁聖必設初試使會考之際不至淆亂則所選必精而近日科製多用表箋實開剽竊倖叅之門且於庭謁聖則試卷四五千張使半日半夜間課次未知此爲精掄詳擇必欲爲國得人之意耶抑欲於許多人中拔出

運通命好者以驚人耳目耶此之不可不變亦恐不下於改定講經之規也

均田之政不可不急時舉行而今若使守令勾管監司總事則論以人情民各欲私其田守令各欲私其邑監司各欲私其道今日朝廷紀綱又恐無以禁抑其容私使之任怨而奉公然則必不如均田使單任一事之爲得差待年豐而舉行恐合事宜宮莊免稅實爲流來無窮之弊今若一併革罷並歸地部而使地部量宜輸送其代於該宮則其爲利益不但稅入之不縮而已風聲所及可以聳動八方夫然則紀綱

亦可由此而立而凡於舉措之間民心順服自無難事矣至若精查數外免稅從前累行而終廢者不如不爲之爲愈也

良役之弊今至萬分難堪之地救之之道實無其方唯其革罷各樣私屬悉充其代使各邑各道各衙門各宮家不敢更有所容隱然後庶可救得一分而前日兩南監司之私屬匠人巡撫使摘發之後廟堂尚無所區處今此下書中豆耻都廳及海西隨營牌良保並以爲難罷難奪云其他難於此兩處者又不知其幾許小者如此大者尤不可望朝廷作事氣勢柔

緩如此設令今日幸而得奪一二處日後之依前容隱決不可防塞只可坐觀無如何矣寧有容手處乎戶布法非不好實恐今日朝家氣力必不得辦成節減百司用度亦恐有窒礙行不去處且設令減其太半若不開得良丁之路則雖今日見存之良役必將漸次逃故漸次減縮隨其日縮隨減百司之用度亦甚難使如何如何

軍制則訓局最爲大軍門地望事力非御禁兩軍門之可比而今使本兵兼訓局大將則竊恐權柄太重且兵判雖兼大將實無久任之勢中軍雖擇材武若

令攝行大將事則地位輕於御禁二將無以相抗其於變易之際不無種種難便且軍門之設浮費多於養兵今若罷削哨司之戰卒仍存各營之規模則亦恐減兵多而省費少至於鎮管之制自是國典夫誰曰不可但念治兵治民其事各異以一身而兼兵民之政皆得其宜有難責之於人人且營將如得其人則臨亂得力亦未必不及於鎮管凡此等事更加徐究灼知其利害然後議之似可如何

古語曰兵務精而不務多今若悉減逃故老弱以見存爲定額而皆得精壯則雖比前減半誠不可以額

少爲歎今之事勢實有不然自古有國家者皆以厲民而養兵至於危亡我國則以逸民而困兵至於削弱毋論古制只以今日南北二敵言之倭人督使農民悉歛其穀以養其兵而農民則只食土芋清人選入披甲則廩給豐厚九族賀慶此所以兵卒精强者也我國疲孱傭丐之類無以得免於軍役有萬般椎剥之苦稍有氣力者巧避簽丁得終身逸遊之樂卽令軍額誠多名色矣然漏於軍籍者亦不爲不多此則朝家難於搜括守令不敢誰何制度習俗流來如此此所以我國軍兵多亦麤麤少亦麤麤增亦麤麤減亦麤麤

今不能一變舊制使民樂充軍伍則雖於前額減其九而存其一亦必無得精之理務精不務多非所可論於今日矣中外軍兵中唯訓局兵以廩厚之故稍勝御禁兩營兵以上番給糧且免束伍煙役之故次於訓局兵以衛國而於此稍勝之兵多數減削誠有重難者朝家如有大段通變庶可以更復前規如其萬不得已則無寧革罷新設之禁衛雖於兵制爲疎其於革弊爲大矣至於束伍乃是良賤無擇之兵尤不宜輕議減哨以其闕額逐年漸充恐無不可矣以上諸條各就其中各有利害誠能明於事宜善於通

變無不可者但念朝廷舉事必得　聖心灼見灼知
堅定而不撓然後人臣自可將順贊成而已如其未
也竊恐始事之後浮議盈於朝謗言興於下非特事
終無成亦必國受其害且今人各營私民皆懷利紀
綱不足以維持法令不足以懲戢朝家非有大德大
公大威大信示民于作事之先者設令廟堂日夕講
究必欲行便民之政亦無奉令承教之理此之爲懼
又在於諸條利害之外伏望深念而慎處焉幸甚

答崔汝和 六月十五日

下示多少仰悉好問委曲之意別紙條示亦一一奉

覽矣凡事慮始之際可否利害之不得歸一從古而然無足怪也然大凡當國做事首觀君心契合次量己之才具力量又察人心時世然後乃可有爲於三者皆可無疑則無所往而不可爲一或有不足則無所往而可爲以此小生淺意於上所云三者竭意盡誠先爲做事之地然後乃爲所欲爲則必無齟齬枘鑿之患終乃有成逐事論其得失恐是根本既立後事若令根本既有所立則備局之改名臺避之變通叅下之仕規以下等事夫豈難變變之亦有何害耶自古與夷狄和親與征伐爲歷代爭論之端而中國

氣勢自重則和親者爲漢文帝征伐者爲唐太宗中
國氣勢衰弱則征伐者爲石重貴和親者爲宋徽宗
夫然則事之利害不在於和親與征伐只在自强而
已天下事類皆如是以此小生則不敢深言於每條
得失只願其致意於其本如何如何事之到在手頭
而諉之以本未立而坐視亦有所不可即今饑疫後
良役充定事是也此一款只宜合京中諸軍門諸宫
家外方各營門下及州縣私屬凡非國典所存朝家
定給之外私自包占者一併括出定額則即今闕額
雖多不得代定者似必無多而但念自前朝廷行姑

息之政久矣似難於此事如一刀兩斷無所容貸雖欲爲之京外私占之處亦必無信聽服從之理此所以僕於前書以統營都廳海營隨營牌良保事有所獻愚而亦以朝廷若不先示大信大公則下必不從令者也今欲於此極難境界必欲得彼無惡此無斁左右俱便之道則雖使智者爲計似無其理如何如何至於校生收布似是下策之尤下者於淺意則似是決不可行如何役名之散在各邑者併合只存於一邑亦似出於無策而思得者而即令朝令無一見行於外方者如此之事終爲文書之空言必無實效

蓋作事於根本上打破則事成國受其益不成則吾自奉身而退亦有名矣如此半上落下雜亂難行處欲有施設終必有害而無益如何如何訓局雖不可罷軍門雖不可減省其無朝命而私自增額者獨不可革罷耶外方私占者難於括出校生冐屬者難於澄汰而今欲混同收錢布以爲掩遮支延之地者豈不苟且豈不益取其怨豈不轉爲後弊乎且小生有竊欲爲大監獻者凡作事必與僚相諸宰從容講確皆以爲然然後始聞之　上如有意見不合則小事置之若其大者關於安危處則以議不合爲去就其

在朝廷事體與自處之道誠皆合當今以不爲議定之事自量難行之舉輕聞於　上以致諸議之矛盾欲默然而已則不見重於上下於日後作事有妨欲以此辭免則亦非重大必決去就者以此竊以爲大監今番冊子之上似欠於愼重之道如何如何千萬所欲言非面難悉臨紙口號荒雜如此伏惟雅度有以容恕之也

答崔汝和 辛巳

戶布丁錢豈非救時之急務此非但爲救時凡有國之取民粟米出於田麻絲出於民以田民之所出聚

以爲　宗廟百官軍國之需軍兵則別爲贍養以爲
扞禦之用自是常制而我國則必充定軍額然後乃
有收捧而落漏軍額者終身逸游國所以削弱民所
以怨苦皆由於此雖欲爲一時小康之治必先變通
於此然後乃可及他事然此非一朝一夕之弊自
祖宗以來爲然今特國綱解弛其弊日益甚矣然三
百年積弊猝欲變改必有管葛之才齊桓昭烈之契
遇然後乃可爲之如或不量輕發則不但一身之蒙
咎其貽害國家有不可勝言決不可爲如何如何
江都本非可守之地　朝廷專恃此地早晚必有大

狼狽僕心常憂之然此則事變之發不知在於何時十年後百年後今不可預定至於京城之難守比之江都又十倍其說甚長不可悉矣

廣州營府之乖張前因尤菴之建議金乂之閔大受之設置以至於此到今欲變則必盡奪守禦使之排張事力乃可爲也竊恐廟堂之力必有所不能若不能善處非徒不能除弊反致益增其弊且念此事似非今日時急事也

延白二邑軍兵之劃給江都極爲無據僕曾見廟堂其時回啓則有曰延白之軍平時則徵布補用於勅

使有變則入送於江都藉力於禦敵則豈不兩便乎
云云見之未嘗不失笑也然此等事亦必因事端之
發如御史書啓監司狀啓變改則可也至於別尋自
發於備局則亦未免紛更多事之歸如何如何
海西量田俞令之去僕多般設難以問之俞公鋭意
欲爲不以僕言爲是矣大監當初亦有所助言於
榻前僕竊以爲未安也大監如力不能沮抑則亦不
必叅涉以待其末終如何似可矣
藏銃還給似難輕許至於城丁軍事雖置簿而免其
五點似可蓋城丁爲武備五點爲犯越武備不可闕

犯越本無儒品之可疑故耳

朝士加祿軍兵減料決不可輕議如何如何

答崔汝和

館倭旣以不知年限爲言到今三年於渠爲切故始乃歸罪於裁判之失對且以爲裁判之罪島主不可爲謝罪書契云云姦慝無比而朝廷又將落其侮弄之中豈不痛歎不許米今過三年使之爲書契亦過二年今皆不得於倭乃曰操縱在我不失威於隣國豈不益見輕於倭人乎今年則木綿誠貴矣米木貴賤逐歲低昂何可以一年木貴輕失遠計乎今年給

木之後可以永杜作米之弊論以大體利害較然豈不幸甚且今渠旣請作米而我乃給米非但施不爲恩終乃入其彀中此眞縱囚論所謂知其必來而所以縱之也聖人於瞰亡歸豚亦瞰亡往拜者欲其稱之也聖人亦豈欠誠信而然哉今倭人百般逞詐弄我於股掌之間而我乃欲給米於旣請木之後而曰此乃誠實道理云者豈其然乎以淺見言之柳判府所畫似是不可易者矣卽今在我之道以本計給則不過如前作木時而可杜作米許多奸弊末終倭人依我言送書契後給米亦不失操縱在我我不可先

懷作木重難之意則此事可一言而決矣然萊府嶺伯皆欲給米大監意下亦然中間萊府往來人漁食其利者皆以作米爲得計鄙見恐行不得也然既承俯問不敢不直對唯裁量幸甚似聞前者既失計於六成銀今又見欺於作木則事事如此何以善後且僕意亦非不欲給米只不可因其欺而給之不可稍恐而待之耶清人則誠可畏而歲幣白綿紙事知其必生事而無所動念乃於館中小倭操縱事惟恐小失其意豈非倒置之甚者乎島主比我東萊守而館倭又其差人則何所嚴畏而奉之若驕子漢之畏凶

奴賈生至於流涕誠是妄言也

答崔汝和

海西田政前已悉陳鄙意誠無他說至於減貢事亦待道臣啓請然後自廟堂酌量稟處而已不必自廟堂先發其端且所謂減役云者凡一邑貢物所納官廳所捧勅使所需等物不以結負增加更添元數之謂也至於田稅收米乃是正供八道同然今於海西既增結數又減稅收則乃一國行二法必無是理且前頭平安江原等道若行量田亦將引海西爲例事甚難處既以此爲例則三南京畿亦必以不均稱寃

將何以爲之耶若必欲減稅只依前數則初不量田可謂都無事而公私勞攘爲此量田不亦爲無益之剩事乎

答崔汝和

方田作事之始淺見已知其必不善成淺見若幸不中則於朝家誠幸矣若不幸而中其爲朝家失著大矣每不無耿耿者今承下示如是縷縷如有可以救之之方則豈敢不獻第下示三條皆不知其合當不敢爲說卽今處此之道惟有專委道臣一任其所欲爲觀末終之成否議任事者之功罪是爲廟堂責決

不可爲之代斷有所參錯於其間如何如何其所參錯雖或於事合當既非專任責成之道而況其不可乎今之議者亦必有既知其不可成則不如斯速已矣之云而此則於事體殊甚顛倒不可爲爲今日廟堂計前所獻者外恐無他道此非越視國事而然亦非只欲大監免於多口而已是非間當初既有委付則到今處置只可如斯矣至於京大同乃是量田以後事量田之難成如此大同何可遽議也

舉動時軍兵定數既非廟堂所管而勿論尾頭唯從約爲宜不均又似其次如何如何

答崔汝和 丙戌五月十一日

卽者見息來得奉惠札仰審炎序匀候神相手墨之外又因兒子細聞大監髭髮言動之詳恰如更拜顏範欣慰可言此間姑保殘喘而大槩氣力如水就下無可指的爲言者叙命已極驚惶而月廩薦人等事尤出非分勢難終默故已於數昨封章上送薦事則過限之後自當安徐月廩則再辭三辭之後若非蒙允許則亦難無限冒瀆實未知所以處之也別紙所示在琶時屢承俯詢皆不敢對矣今又遠地勤問不敢不對略有所云云具在別紙

虛錄守令之禁錮十年其在當之者雖似過重自國家言之凡虛錄之弊一則要譽於民一則欺罔朝家雖用重罰犯之者猶相隨續若又緩之又何所忌憚乎至於兼官則凡軍丁闕額還上居末田結有頃等諸罪皆無以兼官減等之事何獨至於虛錄有所區別耶凡爲兼官者於他官公事本不致誠而今又以兼官減罪則誰肯詳察者且以此爲悶者不過無誠心不明察畏前官勢力者一時三四人五六人而止此類雖不收用十年亦何所損於國家而其怨亦何至大段耶其中若果有可惜之人則廟堂破格用其

人可也至於撓改定法深恐未安如何如何
黃口白骨徵布誠爲罔極之寃痛然此事其來久矣
若不得善變之術則反不如姑仍其舊此弊即今無
邑不然一邑或有過千者少亦不下數百其得一時
充額痛刷積弊誠難若以此欲禁錮守令則必將無
邑不然比今諸侯而誅之孟子所難況可八道守令
何得皆爲禁錮耶虛錄者數三守令亦以禁錮爲難
今有解緩之議乃於老除物故未充定守令必欲盡
爲禁錮則豈有可行之理其怨讟朋興又何可勝言
耶非但守令之怨搜括良民必欲充額之際小民亦

必如沸以淺見此事非但必不行設令暫時得行又羣議朋興必難沮遏恐不可輕爲下手如何如何此事若從頭理會則其說甚長其事實難辦如何如何

與崔汝和

昨因便廻敬修覆書而病昏替書且因便忙不能悉意敢此追白管子曰發令於流水之源此言下之易從也昨覆闕額未充定守令之禁錮恐非易行之事已有所云云矣且凡舉事先有以服在下之心則上之所令雖或不便於已亦不敢不奉行如其不然雖或於事理便當謗讟必先騰似聞朝家近者多得良

丁守令皆望其分給各邑使塡良役之闕矣本道監司新設中軍以營軍之數少請於朝廷新作巡營軍作隊收米一如京軍門之制以此各邑非但失補闕之望又別增新軍之額前頭隨闕代定又將無限又有若干所餘則自備局充定餘丁使之收布上送朝廷雖曰搜得隱漏之丁於各邑則益增其弊而小無所益云未知果然否在此風聞雖未知其必信若有此事則勿論各邑良丁之難得與否恐非所以爲各邑慮弊之道如何如何僕曾前請于　上兵使巡歷時招聚各色軍額中人其有年弱充定者使之啓聞

論罪守令其後守令多有以此被罪者近年則兵使以年凶久廢巡歷不聞舉行此事矣今若申明此令使兵使勾管各項軍額其物故年久老除過限而不爲代定者及以赤子苟充其代者皆令摘發啓聞以名數多寡隨輕重論罪則或可救得一分耶前書所白凡物故老除者必爲隨闕卽代勿使延至歲末雖遇凶年若不能永減老故之收布則愼勿停止歲抄或可爲小小救弊耶發令之後廟堂非一人後來者不知有前下之令各邑亦樂於舊例之便已一向因循而守令之遞易尤頻故前下事目一入休紙之中

更不考見以此廟堂雖曉夜精思講得十分好法其終歸於無益則一也此則誠無救之之術柰何柰何曾前問於鄭相公載嵩曰台爲戸判時雖有必當變通利害較然者台一切從前例未嘗有少變云未知果然耶鄭相曰果然凡事改舊爲新之際必有多少弊端且已不能長守其職一遞之後則必又變而從舊於公於私有百害而無一利以此凡前後居官不敢小有變動於舊例云此言乃其家法所守似非他人之所可效而亦不可謂無此理且已之才誠雖有餘必思量得君與時勢然後可以有所動作不然則

姑於事到目前者應之而已勿爲大變動之計似合於時宜如何如何

答崔汝和丁亥七月二十日

朝承伻存又此續承耑書遠問辭旨鄭重反覆觀覽不勝感歎大監之爲小生計委曲至到無有窮已從前不得一一奉承輒致許多狼狽非不知其然而其無奈朝悔暮然何哉僕之陳疏時用大監錄示以僦居江郊之近爲言及承旨書啓中則以奉承 德意僦居江外爲言今難變其言仍居江內者一也僕之蒙被 恩寵雖如天無極然前後引罪時自 上只

以本心無他爲教未嘗及於罪之輕重有無是
意亦以引罪非虛辭也陳疏時旣以不可復齒朝班
爲言此乃所以不敢留京之本意爲原任時則有罪
爲致仕時則無罪必無是理今何敢託重於致仕復
入朝班周旋於鳴玉之賀班乎旣不可叅賀班則決
不可受祿旣不可受祿則決不可在江內江內乃京
城地倉官必請受祿牌不給祿牌則必有稟啓輸送
之事將何以辭之耶此其不可居江內者二也且古
之致仕伊尹曰告老歸私周公曰明農哉必無旣致
仕而仍在朝之理漢唐以下亦未聞有在朝之例我

國法典奉朝賀蓋國家不欲一時斥退老臣有此委曲作法縻祿許留之事　國家德意可謂至厚至渥然人臣所以自處之道旣以筋力不堪任職致仕而又食祿供職無論閒緊豈非無義之甚者耶無他端而只以老致仕者其道尚如此況如僕每稱負重罪不敢在京中齒朝班爲言者乃於致仕後忽作如此舉措其然豈其然乎從前每以負罪陳列於章疏又於登對時縷縷爲說誠不無觸激　天意更得重罪之憂而愚衷所蘊不得不直陳于　上矣今於受祿叅朝賀或慮　天意以爲未安違心强顏包羞冒耻

而行之實有所不敢如何如何且見戶曹所送單子有月致酒肉之例又有廩米豆及饌物各色輸送事此是致仕初頭有同餞送而至若每月致之則既受廩米又受科祿必無是理此又不可受祿之一端如何如何昨日既枉臨鄙家丁寧垂教又書開示至於如此欲違勤誨實有不敢欲奉明命又與鄙意不同如此不知所以處此沈吟半日以致來价久留尤用未安盛意如以爲不可亦望更示一轉語以砭愚如何煩縷不宣

與崔汝和 十月六日

卽今大監於朝廷正類十盲之一杖如或稍有動搖
朝廷必卽瓦解不但大監一身之可慮其爲國家深
憂何所不至僕之爲大監所望只願廟堂公事之到
手頭不得不酬應之外其他流來積弊前頭望效等
事皆可姑置日夜唯務積誠意乎感　上心正已率
物使人莫敢瑕疵而已此外皆不須經營建白蓋凡
事說時雖易做時實難悅之者雖多怨之者亦不少
若一開事端之後異論喧豗謗讟朋興則我之所爲
雖十分當理　上之信我雖十分堅固末終事恐終
不可成而身亦必至於狼狽失據矣今大監之於得

君容或有一分未盡而不悅者在外在朝上自大臣下至小官不知其幾人若有間隙之可乘則反覆移易一人猶可優爲之況俟之者殆過半國中人乎僕之爲大監慮虎尾春氷猶未足喻其危矣昨者下臨漢皐時以講規變通事都監軍兵汰減事校生院生收布事見弱充定守令限年禁錮等事有所俯詢僕實昏蔽不得深晰其利害如何而但念講規事今只從大典申明則雖得施行必無其效不如不爲之爲愈然此則其弊但至於無效而已無他大段可慮至於軍兵汰減校院生收布守令禁錮等事事端宏大

中外疾怨必先蝟起積弊雖如此實不願大監輕易下手也嚮日都城改築時徵求力役無一毫及於外方軍民而國言藉藉不可沮遏李相畓終以此被論狼狽還歸到今旣不得仍築又不得中罷大爲國家難處之事此是前車之覆可監者也更望大監深思長慮凡於一切作爲姑皆置之必俟國勢之無他可虞作事之必可萬全然後徐議之如何如何人有言於僕者曰釐正廳之設凡幾年矣卽今則不罷不行徒爲貽笑聚怨之資都城築役將相議合若可有爲而終無所成亦與釐正廳同歸卽今雖有十分便民

十分利國之事發號施令終無以取信於中外人心今之當事者雖或有流來弊端大段可改皆可姑仍以待國家見信於人心然後乃可爲也此則又是時勢可憂之外別是一段的論如何如何

與崔汝和

昨者李濡相公來見言上年金昌奎之以參貨見捉彼中後趙泰采方爲戶判言朝家雖有採參之禁江界府使稱以拾橡入送參軍收稅至於七十餘斤朝廷亦知而不得禁矣戶曹例用人參數多而無出處可慮江界所捧稅參雖不得自地取來以西路貢木

計價入送一年定以三十斤使之上送戶曹爲便云
與前右相相議定奪於筵中分付江界矣江界府使
權惰狀聞朝廷曰戶曹若送價買參則本府有不敢
違而但自本府上納戶曹之際中間操縱刀鐙之弊
必不可堪請令戶曹下送筭員一人于本府自以戶
曹意買得上送爲可云時戶判尹世紀稟定于時領
相啓達磨鍊節目下送矣頃者吾以沐浴下去延豐
時見尹戶判言曰朝家採參之禁至今不爲開許矣
此後雖有犯禁生事者只當歸罪於邊將邊倅而已
今則戶曹與廟堂議定節目以朝命下送筭員脫有

不幸有以參禁見捉於彼中戸判必當其罪至死大監胡不更議廟堂收還前命耶戸判唯唯而去矣自延豐還來之後聞之廟堂尚不變通此事既已啓稟定奪則戸判與廟堂雖知其非難於即爲變說遲遲至此若有臺諫或啓或疏請即改之則廟堂該曹亦可因而改之似爲便當而誰有言之於臺諫者乎僕答曰大監何不以此意送言於領相乎李相曰前日鳳城人侵擾江邊時廟堂欲奏聞或馳通而吾意不以爲然而不得止矣繼後因柳判府入來有言止之矣吾於此事亦已痛言於戸判而不爲動聽吾何敢

每事自當屢爲不見施之言乎云矣此事僕則未嘗有聞而李判府所言似不泯然其實狀果皆如此則前戶判之送價貿來似甚失著本府之請送筭員非但事體不當其爲本府後弊亦必無限可謂不思之甚自本曹因其請而下送筭員似尤甚失著如知其非則何必待臺諫有言然後乃可改之乎朝家設禁而不得申明使邊守任意收稅而非但不得禁又欲分用其貨畢竟至於下送筭員非但卽令舉措之謬誤日後生事安保其必無乎一邊以金昌奎梟示事分付義州一邊以買參事入送筭員於江界豈不使

在逃之昌奎聞而竊笑乎虛實間旣有所聞且是原任大臣來見面言之說故敢此煩白

答崔汝和 己丑正月十三日

俯教沁城事今承示意此事發端已久而荒野傳聞只以爲北京有惡報廟議慮禍在眉睫至欲斫氷通路往看江都云故鄙意北京報雖惡此非兵禍及於我國事胡乃怱迫若此矣今始審虛傳矣然以僕素意言之卽今朝廷事勢宜靜而不宜動無論此事凡百皆不願有所興作而聞關東量田事大狼狽海西詳定亦多難便此兩處之了當亦非易易今又作此

巨役實有非時之憂此事未開端若承咨問唯宜以
勿之一字仰復聽納與否有不敢計而今則大監既
已啓達　聖意亦已堅定大監又以奉承爲意之後
乃有此教已非中虛受人之境僕將何辭以對頃見
李大成晩成之疏大指似不可謂無意見似聞朝廷
與李大成意同者甚多云僕雖極用奉慮實無可以
仰贊者柰何柰何無已則有一焉甲戌年前申厚載
爲江留亦有築城之議廟堂諸臣皆往見以築內城
爲定其時有一將校同叅見者言於僕曰平地之城
無論大小本自難守況江都四面天塹既已失守之

後以平地窪卑之片城欲爲防守計其齟齬甚矣如必欲築城江都自有天險可守之地高麗山穴口山連延北東南其爲城基之險無異南漢只有西一面臨海而海水逼近賊兵不可得圍我人則自可因海路通舟楫若於此處築山城則其爲拒賊之易比之平地不可同年而言且此兩山之內本是舊府治今亦有寺刹云築城之議如不可中輟幸望看審此處如果如言者之言定城基於此處而凡役軍役糧諸具徐徐講究且得地望才具如李曙者專委使之勿限時月期於有成如何卽今朝廷非有朝夕兵虞而

厦氊密勿之猷外人全不聞知而猝有此舉人情惶駭或以爲因北京惡報而發或以爲因虹變而發中外頗多騷擾景象似不好如何如何此事雖曰爲目後大計終不可已使中外之人曉然知朝廷本意之所在且徐講工役如城成周之無進退可也何必卒卒如此乎然若以高麗穴口兩山之因險築城爲不可則至於平地築城因即今府城而增築則淺陋之見終不知其可如何如何

與崔汝和 四月二十三日

頃者承聞因食味得疾不勝驚慮奉書以候而久不

得答可想難於酬答而然卽因京䙝伏承惠札辭旨
諄複念此殘喘亦勤復常可知極用欣賀但念食肉
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言學無言湯武受命不爲愚
大監今日所遭於此二者或似兼有所犯如何如何
幸望覽之一笑也僚相已出客使雖來大監自決去
就似又便穩而但恐自　上敦迫終有所不得自由
者聖賢去就亦有伊尹之任而但觀卽今事勢前頭
似無措足之地仰惟高明必有定計而不勝奉慮敢
布區區多少只祈益加善攝

與崔汝和 六月十日

入暑以後耄病益甚不能自振久闕記府之修候方用耿耿日間自兒息處傳來禮類辨論一冊仰悉編次首末亦多曾前所未承教足爲後人之考據雖在攻斥之人亦庶爲少解矣雖然彼云云者初非在於事理之是非亦非言語文字所可得其心服者柰何大槩此事以淺見言之雖聖人作爲其處世也有微服過宋其作春秋也有所聞所見之世異其辭者僕竊見疾惡於座下舉世處半爲座下每用懍然故深願座下只以務積意以誠結　主上之知凡於動作興爲毋論事之可否一切潛默而非但座下處地有

非退藏人者比亦恐或不諒鄙人前後屢獻其誠者此則不能不爲座下慨然也然遂事亦何言深望有量於來頭也煩絮不宣

答崔汝和 六月二十三日

示及多少細悉今番自外攻之者無足言而至於爲座下深計者亦或以爲引咎摧謝以解衆怒爲可云而今若見辨論而釋然開悟則豈不幸甚然不但事之難平心亦難齊未知此後又何如也松留頃於端陽過此聞其言無出頭意矣外職異内未知或可承命然人之進退亦在渠心自量非他人所可爲且勸

人仕進猶與客對酌必自飲然後乃可勸人今僕自是負罪竄伏之人何能參他進退耶頃者柳相胤廣州請其先相公碣文今纔出草念此文於僕不能無嫌且或流傳落人耳目則極可惶恐幸望試一覽過刪削回教如何古云九折臂成醫大監既一折臂矣可以爲僕之醫敢此煩冐

答崔汝和 庚寅十月十五日

北咨誠不知必來犯雖來犯此是海上浮游無根之賊必不爲國家之大憂但因此事端或有他事變有不可測此則誠可憂耳弘福之築雖曰合當今聞海

賊消息乃爲築城之計有同臨渴掘井緩不及事如何都城之決不可守曾於丁亥秋在西氷庫時備局堂上來問以廟堂之意吾有所答其時大監聞之以爲口語後無可考須以書錄送云依示錄送其紙想得徹於勻覽矣到今思之其時所錄之外猶有不盡意者此事百無一可而聞今大小諸人皆以此爲好云人心不同雖自古以然此則誠不可知也雖然此事自　上必無見從之理雖從之臨急時必無堅持之理亦不足慮也且念兵之勝負其本雖在將帥騎步之利長短之勢各有長技今之制海賊宜在於騎

而我國騎兵中外皆少而外則尤無狀今此廟堂獻策不在於擊賊下海之日而在於城守之計者亦不可知如何如何

與崔汝和 辛卯三月十日

吾與進士李萬華相知四十年身居大臣之位亦幾三十年而未嘗一言及於仕宇渠亦知渠如此而終不發求薦之言意古人不可知今世則所未聞未見者也以此心益奇益賢之伏惟大監亦必默想而默知今當身死始發一言伏惟大監如以僕爲非妄言深望爲之地以爲勵世敦俗之助如何如何屬纊餘

喘力書不成字下覽後仍置鶴鳴處如何

答崔文叔 戊寅十一月一日

昨日未及承台復而因京書審有會議之舉故寄見書有前後三紙使之仰徹矣未知照否今承示復奉悉多少而第有不可不更辨者台意以耿育之諱成帝事爲言而今事有大異今若無端發此事如是言之以此爲責可也今乃以 追王事下詢而乃以旣曰 受禪亦曰 受禪旣出六臣死後亦當曰六臣激成而以 追王爲可是乃誣 先王也安可曰諱也非有 追王舉措而他人汎舉其時事問曰 受

禪乎激成乎則吾亦宜依孔子知禮之對人若曰孔子以昭公娶吳合於典禮吾將取以爲法則孔子亦必有辨之之言必不隨問而答曰知禮矣僕之獻議猶不敢暴揚其事十分爲微辭故見之者猶不能領解若後示兒息三紙乃盡吐出者未知台意猶以爲疑耶無論許多曲折　魯山旣入廟爲　祖宗而使申權韓三臣列於配食萬無其理若欲除出三臣則又將何以處　光廟耶僕不敢以僕之取人言狠狽爲恐唯以朝家爲此大誤而莫或力爭爲憂歎如何如何不宣

前日則台職在閒地猶可隨衆爲依違之說今則乃是典邦禮若以此事爲十分正當則已如或有未安之意則安得只從　上意爲可而曰可而已宋廟太祖正東向其失有何大段而朱子之責趙汝愚其嚴乃如許況今日事耶

答崔文叔　己卯十月五日

示及多少仰悉自台在京時僕已有所白深慮進退之難及今雖有善計者亦似無恰好道理領相崔相書及洪令所白本意皆在言外未知其爲誠實之言謫配必無是理拿推亦豈有是事此亦非所可論不

疏不狀又非無限可以等待之道待罪縣獄且涉太過恐不可爲入京中不進試官之　招科日臨迫勢亦不及此三條皆未知其爲當唯進詣城外以文衡必不敢當之意陳疏一二疏如得遞則善矣得遞而入肅軍銜之後未遞而曠日持久之際若以親病陳疏而歸則雖有他事端似無挂冒之慮如何雖然此只以台垂問之意仰答耳若僕意則不然台雍容拱手坐致上卿而未嘗有效一言畫一事爲國家輕重者且無不得於上下者而無端退歸所謂爲已太多爲人太輕者恐有不得免者如僕者誠難更入朝端

台則似異於僕如何如何

答崔文叔 丙戌八月十六日

頃因風信得聞台 除命稠疊不無區區奉慮即承惠札仰審進道旋歸旁聽亦甚不安況前頭撕捱出場未易馳慮千萬此間再進近畿極涉非便而事勢所迫亦有不可已者且氣力奄奄一日不如一日預到掩埋之地以省運去死後之弊亦是一事但公債數多欲待畢報後離身將挨及冬初其時台若尚不赴 除命庶可復得拜展耳領台之所處雖使古人當之實深可憂且近因台事亦似有甚不得於上下

者尤可慮也

答崔文叔 丁亥八月三日

自潭上來時迫於 嚴命悤悤作行故不得奉書相候深用歎歎上京後得承寄書相問未及奉謝又此承奉再問之札仍審炎熱氣力支護且感且慰無以爲喻此間初意冒沒上來只爲一謝 天陛旋卽退歸之計事勢轉輾反蒙曠世之 異數特許休致其在私分感泣何極但旣不敢留京又不敢遠去遲留江岸進退皆難誠不知前頭未死之前何所止泊也卽今處身節祀松楸之行似無不可而適當 誕日

不敢趨賀且不敢遠作私行秋深後若得省墓之暇或可趨慰廬次唯此之企

答鄭陽仲 復先 癸酉十一月十二日

墓祭雖曰焫灌格神旣就體魄所藏處行事則與設位求神之地不同旣曰體魄在此而獻酌則不從體魄所在之次況以以西爲上之制排位者未知其可也記曰事死如生若令父母生而易次而坐則獻酌之際其將曰易次非禮必從禮以西爲上耶父母之坐有難移易則抑將從坐次獻酌耶崔令所答以品字揀葬者考位當中而酌獻則以西爲上乃是從衆

之規云而朴台所答則以爲世俗葬法或有女西男東者則其祭也必先設男位而後設女位云然則女西男東之葬旣先男後女則品字之葬獨不可以中爲先耶然則品葬之以西爲上者非但未必合禮其於從衆之道恐亦未爲得也如何如何且以西爲上雖漢以後通行之禮大明宗廟之制則太祖居中而昭穆以左右分列然則尊者居中亦非無據之禮何必以西爲上爲一定之制至於易其體魄所藏之位而必從西上奠酌耶崔令表石左右之論亦未知其必當蓋表石只表某人之墓而已非若木主依神之

比只從寫書之順無妨至於墓前獻酌則唯當從墓所在爲神位之次序表石之題似不足爲旁照之據矣今此四墓若當葬時議其次序則唯當從西上之制而既葬之後不可遷動則其獻酌之序與事生之禮何異也

答姜亨叔 丁巳八月十三日

下示事以禮記孔子之言觀之則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蓋衛人之離之有所間隔不如魯人之同二棺於一槨得同穴之義之善也然曾見通典則云父母一有先亡既葬而後葬時必欲合

葬則使久遠掩葬之棺更爲暴露傷孝子之心深非禮意只得旁葬爲可云本文不能盡記而大意如此矣以此凡遭前後喪者皆爲隔葬未聞有必奉前喪之棺與後喪同槨也唯遭後喪時適改葬前喪或前後喪各葬者一時改葬則乃爲二棺同一槨之制以從禮記之言耳此乃近古以來通行之禮更無可疑先山地勢難爲雙墳則隔葬爲一墳似合禮意矣

答姜亨叔 十一月六日

別紙所錄謹此條答以上而倉卒之間以不曾講究者臆對安敢保其不謬也

重特輕包之說雖在禮經而一身兼服兩喪於後世人情似有不合故杜元凱及家禮說皆不同矣況今哀所遭後喪雖齊衰而乃是持重之服前喪雖斬衰而禮當厭屈於後喪今若並服前後喪之服而以前服爲重以後服爲輕則其在厭屈之道豈不有嫌礙乎以此論之從杜說似爲穩當杜說既爲明白又見取於先賢則何必致疑之深耶

後喪葬前則凡於前喪凡筵省拜亦既以後喪之服行之則雖有爲前喪來弔者亦當仍以後喪之服受之耳

初喪主人荒迷唯哭拜殯側之外凡事皆不得自行告先葬之位似當以子孫中不爲喪主者代行而凡告辭禮節當依祠土地爲之而祝辭亦當以告者之言措辭矣

柩衣上玄下纁乃是古禮今之士大夫多用此制小斂時覆尸及大斂後覆柩之際所用柩衣非但倉卒難於措備若預用於初喪殯所則葬時必致傷汚變色以此時俗皆以木綿或綿紬別造用於殯時而葬時則新以錦造用之矣此等事錦與紬綿雖從家力爲之而至於上玄下纁則不可不從禮經矣

壙內兩廂者柩之兩旁在棺槨之間

玄纁家禮旣云置柩旁喪禮備要又引開元禮言置于棺東則當依倚翣之規納於柩旁而並於東旁以玄纁分上下納之爲當時俗之置于柩上與銘旌相並者乃是失禮也

加灰實土之時主人所當親審使之堅密必誠必信勿之有悔可也何可委諸他人而乃就靈座之前乎至於平土之後題主之時當詣靈座此則禮雖無所考而事勢當如此矣但念下棺之後築土用杵最宜詳愼太輕則必有他日崩陷之患太重則必有震動

柩中之憂以此言之所當徐徐用杵不必卽時平土
先爲題主返魂後徐徐築灰雖過一二日必使堅密
似爲合當此則禮無所論而士夫家多有依此爲之
者其在永固之道最爲合當敢及
家禮穿壙條李守約問曰凡遭發掘者皆以葬淺之
故若深一二丈自無此患古禮葬亦許深朱子曰南
方深葬有水淺葬蓋防水爾北方土地深厚深葬不
妨然則壙中之深自可斟酌定之何以六七尺爲限
乎近因地家之術或全不用地灰或築地灰後穿穴
於吉方若七星狀欲使地氣上升此皆妖術誕說似

不可從也然用灰只是防草木根則深葬者似不必當用淺葬者依家禮尺數亦似無妨

古尺定制自秦漢以來不得其正今難一定至於精細處亦不能得其正則況成墳之制雖有些長短之差有何大妨即今營造尺匠人所持者可以依倣用之耳

藉制既有明文則一櫝內用二藉有何可疑況葬後題主時則櫝內只有一主又何致疑於一櫝內二藉耶備禮之家主櫝之外又有外櫝有軒牕開閉貧窶之家既難備此不可不用蓋櫝之帕以錦爲之亦似

無妨如無錦則紬亦可

藉制前已奉答而韜制則世俗所用多用與主身齊之鄙家亦然並韜趺方既有先賢說則從之亦何妨但鄙家亦不然不敢爲說

階中第幾之稱則乃是中國之稱見於唐人詩題所謂張十八李十二之類也今人則既不用於生時何可用於身後時俗未聞有書之者

題主之後形歸窀穸神返室堂則其後奉而事之者必當專意於主廟而使先靈依之以安也是以不待成墳而先爲奉主而還至於三祭而虞之虞者安之

也其欲神之依主如此其急題主之後若復哭辭於墓前則非所以專用誠於神主之道也此則意義甚明似無可疑

古者三代則宗廟天地之祀天子王后並爲行禮而後世則不能行之蓋緣事勢之難便也今於家廟男子婦人並爲行禮雖在家禮而事勢非便今之時俗男子婦人雖同參祭而至於獻酌則多使男子行之而婦人不與焉此雖未知於禮合當而亦因事勢之使然未知如何此則出於臆說唯在酌處

出主時開櫝而不出主身時俗之所通行於禮似無

妨

自虞至禫皆非吉祭則茅之不束以紅絲似無可疑矣

自虞至禫雖三獻禮而其節目不如時祭之備故不爲各進炙耶此則未曾考證不敢質言而今當一從家禮之文似當矣

添酒乃是侑神也旣是主人之任則執事之代之者嫌不得行拜禮自虞至禫似當爲一例矣

答姜亨叔 癸未四月十日

寄送祭需及各種依領爲荷而費心於此等事不瑕

有妨於勞來撫摩之政耶深用愧仄若無所容鐵劒利而倡優拙楚所以爲秦王之所懼節扇之妙劣何足言而縷縷如是殊可歎也

答姜亨叔 己丑八月八日

近間指日以俟旌麾之來辭矣不意乃有臺評極用驚愕然古人以無辨爲處謗之道自修爲止謗之方凡遭謗非欲止謗而爲自修與無辨自是我所當爲者如此故也未知左右所以自處者果如何將發明而必欲勝之耶抑委順而任其得失耶若還歸湖莊必當過此雖姑留京裏不如前者係官時未可乘閒

一顧耶唯此之望

答姜亨叔 庚寅九月七日

頃聞陛遷秋曹無任欣慰而耄病昏頹尚闕書賀方用奉歎即承投札審知仕履珍相且慰且愧想得所處之地乃是請囑之窟最易得謗言且不無吹毛而覓疵者幸望掃除一切私事一心奉公必使佳聞及於故人之耳如何如何

答姜亨叔 辛卯正月一日

得聞新除極欲修賀而病狀日益困劣不能自振未果矣即此承札審知辭朝慰甚且悵也第所莅之地

乃是前人敗罷之處尤當加意且有近家之不便必須自勵可免咎病如何如何吾病自知難起赴官過此時幸望專留一日以爲從容作別之地如何

與李汝元萬始 庚午九月四日

一秋之間去來歷訪披慰則多而逢別每怱怱殊未洽久離之懷也且今番則曉睡未覺不知開戶出去之時起而問之已失軒轅矣尤用悵然不審還歸侍奉珍重否此間僅支兒子以事下去龜莊略此寄聲節雖過矣劣扇二柄送去昆季分領幸甚

答李汝元丙戌十一月十六日

大雪塞路人蹤幾於斷絕而惠書及於此際雖多披慰實以來价之凍欲死爲驚惻也豈無他日稍温而乃於此雪中發送耶未安未安仍審中路分手後侍奉政履平安用是欣慰此間旣蒙多給人馬送行又有此糧饌各種之寄此歲未改之前自可如棲棚之獸舐掌而過冬也

答李汝元 辛卯正月十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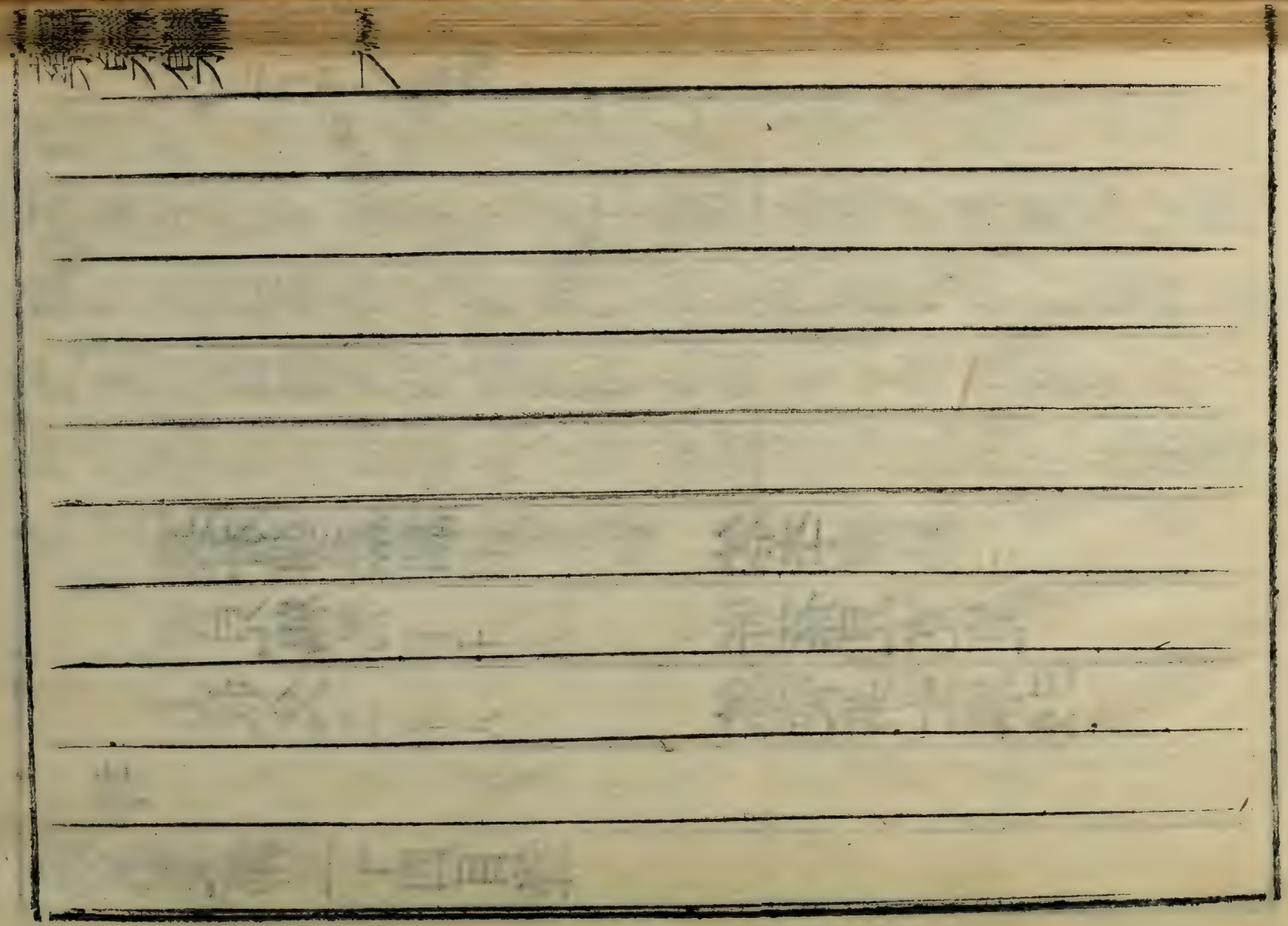
卽此意外伏承哀札仰審新歲追慕之痛益復罔極猶以氣力支保稍慰馳慮之懷此間自上年八月感疾一樣沈綿霍痢之症更迭發作元氣日漸澌盡實

無復起之望理勢當然何足怪也至於琶潭轉入坎窞無可言也唐津新官下去想必得其詳矣今欲轉移他處爲畢命之計而四顧茫然無可爲計柰何哀之北還爲難此間溘然似在朝暮一握相訣此生不可望柰何柰何來价夕至催歸病昏伏枕僅此胡草不能盡意只冀節哀自保

藥泉集第三十四目錄

書

上叔父二十八　答從弟士容受萬三
寄兒鶴鳴四十六　寄孫兒克寬
與朴甥泰輔四　答李甥肇三



藥泉集第三十四

書

上叔父 甲辰二月

徐令事若陳劄則及早爲之可也而如是遲延恐已後時矣且徐令之罪以祖孫判斷不入三綱言語無識而必欲取勝胡亂說去而已至於丙丁之耻在當宁不必報云者非其本情以此爲罪渠必不服且當初金萬均之不欲就直也徐令問於姪曰祖孫之讐雖不可忘此類朝廷皆許不叅則事體如何姪答曰朝廷本不許不叅而渠自求就仕又欲不叅似不

可許云云故其事之初發也持叔抵書於姪曰義理晦塞何不陳劄姪答云吾意亦不以徐金爲是而差有與兄意不同云云今以丙丁之耻不可復措辭非姪初意矣且徐令雖狂而有直氣當事盡心可取人也一經此駁則所傷大矣此爲可惜如何如何

上叔父 三月

仁廟不遷事事理似不當所謂祖功宗德功是有功於人也德是有德於人也非身有德之謂也 仁宗雖有聖德不幸在位不久雖末命有已卯伸寃之教以此追尊爲不遷殊不恰當頃者崔攸之乃於明日

祔廟之時上此疏極取笑宋生之疏似此流耳宋必有所稟而後行人必有右之者然事理豈其然哉伏望以此意言諸同僚停寢陳劄如何殷之三宗周之文武在位之久功德之及民如何雖以成康之治不聞爲不遷之主後世雖於當祧之主苟爲不遷主此則尤不當效尤也

上叔父 三月二十二日

玉堂劄非但論議苟且文字短拙生澀不成說話且以鎭定之術等語下於　君上尤是罕見文字未知誰人起草耶叔父主疏語比之玉堂劄不可同年語

而然猶有依違底說話大槩近日兩司之論都似夢囈厭厭氣盡如在九泉底凡所謂詳審者何事慎重者何意李奎齡趙聖輔之處置必爲並落尤不成事體終因么麽一小事使舉朝震動若使國家稍有大事決無可賴仰屋之憂不勝區區如使惠棘人在操筆之地想必有可觀文字矣

上叔父 丙午六月十七日

分發依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朝廷亦非一人所可獨了必須合衆人之力雖以唐虞之治亦有使能一節觀今日之事欲以一繩繩一國之

人欲以一人之心了一國之事此固清議而第恐鞭策太數鉗勒太迫詭銜竊轡鷙曼碎胸之變將不日而作爲之柰何金令許馳書以唁似不可已矣

上叔父 丁未二月

自有七臣竄逐之舉人心洶洶臺閣之人舉皆無意擔當强引陳舊之事以作厭避之階幸有金臺稍就頭緒而前頭之事未知結末果何如耳李相之劄已得關覽耶此老之意尤可慨也一邊之人由此肆心敎諭之文至以乘時肆計欲掩攻擊之迹爲辭乃李元禎之所作且李之辭疏有曰一時主論之人竄逐

於邊塞縱無彈劾之舉物議以臣頃日以張事　嚴
旨之下欲避　天怒稱病引入事了乃出爲非何敢
晏然行公云其意專在於金澄欲激　天怒以爲禍
階縉紳之間豈有如許陰邪之人哉

上叔父閏四月十日

自　上回鑾只隔一日深切企慕第聞　還宮以四
日爲定云若然則道路必多奔馳用是仰慮旱暵之
酷至此道路所見想必驚心且塵埃撲面必不可堪
不勝悶歎伏聞　兩殿收效勝於上年臣民抃賀不
可形言第京中儒生預言今必須赦合慶爲增廣云

未知　行朝亦有此議耶朝廷若有此舉則非但取譏一時實無以示之於後其有其無似非一人之力所可得容然見兩司諸人或爲言及如何

上叔父己酉

沙場閱武似出戲劇羣情之不安固也至隨時閱武亦何不可但不當以武事爲觀光之具耳大槩人君之好武亦有其道今則內而宮禁外而州縣凡施爲政令之間無一有爲之志而徒欲觀沙邊數十騎馳突二三匝而已此所以有言者之言耳以此意上小劄如何

朴兄欲於數日後解職長往以惠令之言觀之此亦可謂千仞耶

上叔父

昨見某台再疏氣不接續令人悵然筋力精神不遠而遲回不能決去其爲可閔初不在於老少此足爲深戒矣

上叔父 十一月 三日

發程後伏未審氣體若何近日朝家別無舉措而玉堂劄乃得 優批良可賀也近觀氣色金閔之隙日深且略聞風聲尤相聞閔以爲頃者凡變通之事悉

出尤意吾實不參議皆非吾意云尤相大慍蓋自永令南行之後如此云云事機如此末終竟何如哉如此等事雖出風聞末終消釋者鮮矣良可憂悒

上叔父 庚戌閏二月十五日

姪近免他恙且春江鴨綠遠翠屏圍玉瀑銀流映帶左右其所以樂飢者不啻泌之洋洋而已中宵月色尤可人意而恨無同賞之者矣 時留藥水巖

上叔父 辛亥四月二十七日

見賑廳行關則凡無根著乾糧之類皆使計耗還捧而即今分給之類流者死者殆過半未知於何責徵

乎姪之被罪固所甘心而將來邑獘民患罔有紀極未知將何以爲計前冬上去時曾與趙令議除稅事如石投水洪相則亦樂聞而今已作故未知更於何處開說乎時運所係無可柰何在朝無意在外多憂且勞歸田又無食如姪者不得安身乃如此況顚連溝壑之流又何可勝言哉此處兩麥盡枯無餘將於六七月間民無餘存設令幸有餘者自三月至今無雨滿目陳荒唯見飛塵枯草而已他道若皆得稔則雖不至於舉國亡滅此地則必有淪沒之變悲痛柰何

上叔父六月九日

此處奴婢輩病痛殆無遺漏壽長母自妻病所得病七日三昨竟化去渠一生抱負姪及兒輩所望欲得一飽而一飽猶未足而先死悲慘有不可言旱乾近來一樣今則移秧已無可望死者前後相續已是尋常事悉發官儲分給民間而皆是飢民不可抄擇姑以戶口分大小分給大戶僅一斗五升小戶七升此豈可爲四十日連命之資乎只有痛哭以謝百姓而已

上叔父六月二十二日

永令之說殊令人不快居於廊廟則意思自如是耶
姪之來此也惠令爲其族屬稱念曰還上徵捧時必
爲緩督分給時必爲多給云故姪每笑之以爲此與
俗諺臨財得臨難免之說同矣卽令賑救亦如此事
賑救時必使尤甚飢民得生收捧時則乃以不思還
捧之難爲罪古人所謂進退皆罪者正謂此也雖然
姪之不爲自食則人庶諒之不爲蕩減則必積年未
捧而已亦如之何哉

上叔父 壬子正月一日

姪至月十九日離營巡歷六鎭今始還到北靑歲已

翻矣在吉州又聞江陵叔之訃驚慟何言小少共長年未半百遽爾長逝毋論骨肉之情愴怛之懷自不能堪且欲招來營中使免三春飢饉而生也有涯不能相待追感修撰宅姑母主平日欲觀咸興之語一年之内人事之謬如許靈根夙殞具爾多喪嘆逝悲懷古人先獲自此以後設令稍假年壽久縻祿位愉樂之意日減一日而況吾之有此身其長短又不可預料者耶乃以職事奔走南北離違牀下已隔一歲而前頭拜展又將閱二三寒暑今當元日易歲之際尤不勝馳戀悵結之至伏惟此時迓新萬福伏慰姪

明日自此入去三甲還營將在望間耳後龍將於念後往其處而新歲問安久未得承不勝鬱慮敢此修書送營下定送一力而此便之回亦將在二月之初在清州時以十日不得一信爲歎比之此處不啻階庭矣千萬只祈巡體益福

上叔父 三月四日

官人回伏承下書而書發之後來此已過數十餘日雖得見下書猶未知一月間平安消息遠地離懷未知何時可舒也因人伏聞叔父主崇飲不節道塗之言不勝其多云姪之孱弱固難比方於叔父主以姪

所處言之一時少休稽滯之事不勝其多況朝夕之
間飲無休時何以不使務業頽廢精神渙散哉且公
事猶是外物不親切而外多勞心之事內迎腊毒之
味兩被交侵何以自保姪意如不可節飲則早自辭
免似不可已蓋在家則無職事之勞心期限之相促
致傷之道可除其半酒米亦且艱乏自有不節之節
矣姪之殘骸如此而貪於祿俸當此匪據茶然疲役
與物相靡每自懍懍而老親手操升合終日焦勞欲
自逸而不念此義之所不敢畢竟將至於顛仆叔父
主又不自惜千金吾家有同韓氏兩世而即今事勢

皆難望長久之計回顧後事斷可知矣今日叔父主與姪幸此遭際致身亦何異春夢之一場浮雲之過空哉思之至此只有泣涕霑襟而已柰何柰何伏想下覽至此亦必怵然矣

上叔父　癸丑十一月十三日

即見朝報仰審已解藩寄交代已出欣快之意如得進拜今月内想必離營消息漸近可得頻候而但姪將於今廿日發向北路還營似在正月晦二月初間相望渺然亦無異柰何柰何近聞京中消息日益多可慮聞申李兩人將伏法不勝驚愕當此時入京帶

職言議出納之地必不可免遥切伏慮之至不能早自裁塵埃之外到卽今時勢乃爲引退之計非但事有不可辦者道理亦有不當然者雖非病患調治之便亦不當處於鄉莊坐違　召命唯當隨分隨力爲其所當爲而已未知何以斟酌姪辭疏之　批出於尋常且仍任出於　特命何敢屢辭玉關之外亦有十九年留滯者此何足憚勞也來此後幸不生大病前頭若賴天幸氣力唯如此而已則簿牒麤才之苦豈不勝於洶湧澎湃中出沒耶此處有楊蓬萊題石之刻使下人印來涴墨不可觀頃者姪自往印來比

前頗精故裝作三軸以上以姪意論之可謂稀代之奇觀耳還朝想不遠此价之及於離營之前有不可必不能一一

上叔父 十二月八日

再昨聞惠令之訃驚殞欲絕此令之死姪固知之已久而愛慕之極猶或意其不遽至斯人事已窮理宜至此柰何柰何天以無限好資付人而又加以父兄之訓誨半生之勤苦成得如許美器乃不忍一時適口之欲棄身如敝屣此何道理耶豈時運所關人事自有不得不然者耶慟哉慟哉姪明日成此令之服

即發北行爲計連三歲當玄冬作此行默計踰磨天嶺今將成十度淮中十往來猶以爲苦況此十度磨天嶺豈不是異事但念安坐在家者亦至不淑如彼觸冒風雪亦豈必死之事哉唯當隨處隨時而已柰何柰何千萬臨行怱卒不備

叅同契朱子解新刻一本上送素知叔父主不好此等文字而念學此欲飛昇者果誕妄若恒以太陽流珠常欲去人爲戒亦可知生之可惜豈不爲盡年之一助乎

上叔父十二月二十七日

姪行方在富寧明將向會寧姪之孱弱固無比數於人而入北三年每當寒苦之節深入不毛幸免顛仆於道路如惠仲者筋力不啻倍蓰於姪安坐在家奄作泉下人此其故豈難知哉今聞其死亦醉而不醒無他病云眞一載仲也耽口味之慾不顧君親樂赴死如登天堂此與李赤何異哉且李赤喪心之後爲鬼所惑以厠室爲清都故耳若惠仲則元不喪心非不知酒之可以殺身而不能止以此言之有甚於李赤者矣豈不悲哉聞彝仲猶未止酒欲以此意示之而亦有不忍言者伏望如一見彝令者以此書示之

若何

上叔父 乙卯三月二十八日

在龍仁山所時曾上一書送于京中矣未知傳達否今月廿五日始奉親下來結城追思三十年前事如昨日當其學書勤苦之時若有預言者以爲上京十餘年取高科二十餘年歷揚名宦不至陷於大戮歸來奉板輿愉樂與父老叙舊則豈敢以分内望之以此度之其僥倖冒竊實非姪之所可得者誠自幸而自懼也但念叔父主邈在海外不得同此樂而告此懷庭戸園林無非昔日陪遊之地觸處興思思可知

矣柰何柰何

上叔父九月一日

姪昨自雲谷來宿華藏而凡到險絕之地皆不敢登雖免韓子之悔狂若比之朗吟飛下祝融峰則氣象殊不侔可歎華藏有恭愍御容剥落塵晦之餘僅可識認而藏室陋惡其異住建共者無幾殊令人感傷耳

上叔父己未三月二十七日

江頭拜別惘惘可言伏未審還旆無他起居平安耶姪今到礪山前路尚遠殊可慮然亦有路何患不達

耶借馬先還暫此不備

上叔父 五月二十三日

近不聞消息殆一月日夕憂鬱如何可喻不審此際炎雨氣體若何姪僅支度日而離親懷事已不可言炎蒸低屋終日孤坐無一人可與語者毋論日邊消息雖晉州大丘等處亦若弱水人生若不經如許境界亦何以動心忍性耶若使久在此地不至生病則必有得力未知果將如何也庚男持來書近始覓來雖出已久而承拜慰瀉如何可喻第書中辭意悲悄至於詩章尤覺刺心淚自承睫而下何乃自傷天和

至此之甚耶姪之此來雖甚可傷若比之不保性命者則　天恩大矣私分幸矣以此爲慰則自外皆可釋然如何如何凡百思之耿耿而臨書則輒惘然只此不備

上叔父七月十七日

卽因昆陽便伏承七月二日所發下書憑審其時氣體平安伏慰如何姪僅保無事爲泉水之惡不得已移寓近山底士人家白石淸溪松林邃洞頗可慰此愁悒日日倚杖於澗曲每有柳州南澗之想矣

上叔父十月二日

下教以蘇公竹筒貯錢爲法而其時子瞻猶有職名月俸故能有貯於竹筒者豈如姪專以乞貸於人爲命者哉但可以子美乞一絲二絲於夔州者爲比耳然人生賦命若非縱理入口之相必無餓死之理此則非所慮也

上叔父 十一月十三日

此地寒暖比之其處無甚異且山野濯濯雖有柚子而亦甚稀罕今年又不實殊無景致之可言島人亦貧殘無比梅樹乃南方之物而無一處可見民物之凋敝殊可傷也然前所未見而得見者乃柚也前月

有所作二十首頗詳此間物態謄上一本亦可爲一時代拜之資耶

上叔父十二月十九日

平立來書示之作益用悲感姪之此來每有傷念之教至有膺背欲判枕上斑斑之語今詩亦有先畏坼封之云此乃慮其有疾恙或至於死亡也然叔父主自愛其身必過於愛姪身酒之害身亦過於瘴毒若能以念姪之意回思體中則三杯混沌必不忍近口而自有不寒而栗者矣

今年島中寒嚴甚於北地在北道巡歷時飽得慘寒

而此處似有甚焉雪花之大殆如席殊非海島中景色可怪可怪

上叔父 庚申五月

近日事以姪意言之初因逆獄發覺變易朝廷而逆獄承服者則極草草不厭衆心其後李煥事朴憑事次玉事諸獄逮捕充滿今又任詡李胤慶事洪震碩震一事柳孝傑事次玉纘業更鞫事盈溢於禁府此等事支煩反甚於逆獄極爲未安如何如何次玉纘業今已還囚禁府而以姪意言之兩囚皆被重杖今又加刑則想必即斃實情未鈎而兩囚皆斃於杖下

則無益於獄情之明徒得必欲株連之名未知如何
臺啓雖如此姪欲議于判府事以仍前定罪發配爲
啓未知如何臺啓日日發朝廷內外今幾無餘人至
於昨日禮郎三人之汰去可謂洿池之數呂事事如
此何以善其後耶聞右揆入來後歷數湖南伯吏議
之罪湖伯事以之爲罪渠亦難辭然亦不無倫比而
孤寒者獨及衆心不服吏議則他事不可知而以當
初臺諫拿鞫之還收爲第一罪云此則於姪意未見
其爲罪如何如何關西伯亦在其中云此人雖無雅
望自有長處且有樹立如此之人亦並摘抉棄置則

將於何得人而用之乎至於內職清班則容或有云云藩臬之任亦何必苛責至此耶水清無大魚雖平時亦然況當此大變革之餘先主於激濁揚清則恐自危者衆必有後敗極可慮也

上叔父 辛酉四月二十六日

拜辭後耿慕方切伏承下書伏審行駕尚留衿陽體候平安伏慰如何旱炎如此人類將盡既不能致仕長往則進回近畿無一裨補之言亦恐未安自此以後深慮出處俱無安意之地柰何柰何

答從弟士容受萬 辛巳十月二十九日

初期過後猶未行小祥祭受練服則其間朝夕哭不可廢也　國葬卒哭後遇丁日行練祭一如喪禮備要小祥祭爲可受練服後至再期雖不滿十三朔只可於再忌日行大祥祭受禫服矣

答從弟十一月一日

示及祭儀雖是單獻亦宜有祝文再昨曾祖考忌祀使鶴鳴以吾在外不得參當　國哀祭不得備物之意措辭於祝文矣今哀則於初期祝當日值此期月諱日復臨而方有　國哀因山未成祭不備物情不得伸號慕哀慟益復罔極云云可也及　國哀卒哭

後擇丁日行祥祭祝則曰頃當初期因　國哀在殯不敢行備物之祀今則　因山旣成又過卒哭玆敢涓日追行祥祭號慕如新昊天罔極云云可也祝文本不以單獻三獻有所有無如何如何

答從弟

祝辭初期日旣是殺禮不可曰常事以敢以清酌脯醢略薦哀誠爲結語或可耶追行祥事乃是變禮亦不可曰常事以敢以清酌庶羞哀薦殷事或可耶

寄見鶴鳴 辛亥十一月二十五日

今到端川得見廿二日所發書知汝侍奉無事極慰

極慰硯石事昔聞同春丈語尹文舉大憲爲東萊還歸時曰其得倭硯否尹答曰力非不可得而事體未安不敢求得云尹以能書之人必有癖於文房之具而乃如此誠不可及云吾雖不及尹令當此飢荒之時曉夕奔馳於列邑而乃求此玩用之物豈其可乎且此物前人未嘗求得而吾乃始之則亦係後弊監司事體又與守令有異苟非不得已之事則不可以求丐之色示於守令此等事體汝似不能知故此詳示更細思之且以此事言于汝者必是慫恿不可近之人須靜坐讀書勿與此等人相接極可極可

寄兒十二月十二日

六鎭凶荒慘不可言到黃栢坡則權管出擁駕馬發聲痛哭淚如涌泉問其所食則只耳牟連皮粥且在田時黃枯有臭入口腹痛不可堪云爲官員者如此況其下乎

寄兒壬子十月二十二日

抵仁同書傳致受答以送若未遣杯中物在朝在野恐皆不能副平日所期望此意亦致之爲可

寄兒癸丑十二月五日

卽者香陪吏來言惠仲長逝號隕不能自定斯人之

竟至於斯豈天虐生而無意於扶相之耶抑不能自愛非天意之可及吾之於世在長者同春在儕流此令而今皆已矣復何言哉復何言哉聞汝岳丈亦往原州汝獨往京中何事可以周旋耶尤極可慮吾明日欲發行矣聞此喪欲成服後發去耳

寄兒十二月八日

昨日香陪吏來傳汝在昌道所發書憑知無事今日撥便始來知汝在新安先發書而其書今始來矣但汝疾馳必冒晨夜其能無傷損耶惠仲之不淑已因香陪吏聞之矣聞因酒不醒云汝岳丈遭喪戚慘恒

之中必長近酒恐更蹈覆轍天實使然謂之何哉吾
朝纔哭成服夕到德山明將發向洪原耳吾家從來
孑孑不須言而即今叔父主不能廢酒實非養壽之
道吾之孱病已至冠羸之甚而又奔走道路如此近
乂不見鏡昨日見之頭已盡白髭髯亦七八莖白於
世亦朝暮人汝又無嗣而喪偶凜凜有覆絕之憂汝
須知此意爲可

寄兒 甲寅正月十九日

即者得見汝臘月廿三廿五兩度書槩審其時得免
他患爲慰而得報之後亦將三十日葬日已過而葬

事之無事亦無路得聞叔父主病患今已向差入城與否無計即聞鬱鬱殆如不能終日者奈何汝書中多少說話皆知之吾之欲歸休久矣豈待汝言然後爲之但進退出處自有道理吾之庚戌退去固有所執而爲親老而不得致養一行作吏仍受此任幸免顛仆於道路自　上又以年少無病仍任今於還朝之後又稱疾不仕分義事理皆有不可故吾方慼慼靡騁此豈汝所知者哉夫婦之義固重而汝似過傷於情情之所發雖聖賢亦難必其得中況於汝乎家道零落嗣續凜然之狀汝之書既言之矣若知此則

所以保汝身者可不待吾言而知之矣汝留京中居處飲食得安乎如安則過寒食下來亦無妨

寄兒 戊辰七月二十六日

聞李判府領相有救解之語而歸罪於吾等頗重云蓋想欲以緩辭解之之故而吾欲感悟 天心之意則盡歸虛地反不如吾等被罪更重而從後 天心或悟之爲愈也極可歎咄

寄兒 十一月八日

全義事彼雖有失自朝廷禮待今幾年所一朝陷於如許地自是時運法司當有所處置臺諫有若樂聞

之事而徑先論罪極不可矣此乃一時士大夫同爲慙愧處且自今以後　上心之輕視儒名之人益甚罪名已成則雖難掩諱是樂道之事耶汝則雖聞他人之言切勿開口應答此事猶然況重於此者何可言乎一切掩耳爲可

寄見十二月二十九日

今日　卒哭以病不得參望班明日又是周甲孤露愴慕之懷益深百感在中殆不可聊耳

寄見己巳

李參判夫人今在何處耶如在京中則汝須進去弔

慰且傳吾在外不能躬弔之意爲可

寄兒五月七日

原營人昨日始傳前月廿五日所發書今日又傳今月初一日所發書審知朴甥猶保縷命爲之一傷一慰欲知其死生須連因便示之監營便亦皆以驛人定直使以送殊未安不可每爲之然朴甥生死之報他無可得聞處雖未安亦不可不爲矣

寄兒五月十五日

十三日因三陟便見汝書審知坡州竟不淑天乎天乎此何故也自聞此報以來心腸焦煎已久無聲可

哭無淚可揮吾猶如此況其爺耶吾臂疾近日漸苦而無減蓋非有別症只氣日益憊病日益苦耳人世之事無可戀生者雖朝夕溘然亦無靳惜之意吾則年已過六壽於世更無爲之人死生之不自重如此汝則有吾在宗祀又將絕而觀汝自保殊無全生之道而病又深入骨髓吾若命道尤惡不能速盡而見汝疾病之添加則當其時雖欲求死亦何可得也近日亦能服藥否多少便忙不具

寄兒十一月二十五日

汝去將一朔而不得見書爲鬱如何其能無事得達

而兒息亦無恙耶此處姑得無他而食道將盡繼用無路饌物亦與秋末冬初間有異實不知何以支過柰何前頭若急則性理大全一帙乃疊有於家中者也欲賣諸書院爲數月之資而未知其後則又何以爲計耳

寄兒甲戌六月十九日

前日所留劄子似難當此時上送蓋其害必不止吾一身自當初冒謗苦心之事必因此爲翻轉之禍此所以不可復舉者也如何如何

寄兒丙子五月

欲上劄乞遞都提調而昨政李翺爲水使矣前日所謂未發者雖不可究覈人言最甚者不可收用云者宜在此類劄末欲以寧失一武臣不可汚世道專閫之任且異於軍門將官辱及 上躬與朝廷亦非貪贓之比已覈之韓重爀猶未就戮未覈之李翺寧有建節之理陳之未知如何

寄兒戊寅十月三日

申奎疏事乃是妄舉復 貞陵乃以子道不可廢母爲軌復 昭陵乃以臣道不可廢君爲軌至於愼妃雖非 中廟本意乃以 中廟命廢者也 中廟時

金淨朴祥等請復可也今至後代安敢更議以匡章不敢移馬棧之瘞之義推之可知也至於　魯山事自當付之於百世後修史之人乃若今日臣民則旣尊　光廟又尊　魯山其於天無二日之義何如也此與賜褒六臣亦似不同矣此等論議多出衰季垂盡之際此亦時運所繫柰何

寄兒十月十三日

漢法擅議宗廟者棄市而至末年元成間始多論議或廢或復極多紛紜終至國亡吾意此二事不但事理之不可以幺麽一人各欲議此重事實緣國勢不

重而然此誠可憂也

寄兒 十月二十九日

今朝廷舉措極多未安朝廷如有識禮之臣爲 主上素所見重之人可以爭執得請而旣無其人且舉行急促無可得及柰何復 貞陵時舉國無異辭而先王之許之靳固者累月今玆之事何急促如許也終不能無隱憂之在中也

寄兒 壬午正月十日

崔相書云曾前不相識武人雖請見不許見雖有饋不受雖非武人非素相見者皆不見云吾答曰吾則

與世相離久矣元無請見者且無相知而爲循例饋遺其於辭受見不見頗省去取云云矣

寄兒六月六日

明日望哭吾欲於客舍遠處路中望哭而歸蓋罪人不可與閒漫朝士同哭於客舍門外故也

寄兒六月二十日

人臣道理致位卿宰後無一言於朝廷無端退伏欲爲便身之計者古今之所未聞有一文叔已是怪事而近有又從而效尤者有欲效而狼狽者此無非紀綱頹廢人各自行自止之致柰何柰何

寄兒 閏六月十七日

凡人之行已不得專力於文學則爲力農不爲隨衆仕宦則爲操心篤行之士乃可而某人之爲人旣不學文又不事農業旣不爲修行又不爲屈首從仕無論今日窮迫境界論其一生實無依止吾每以此人爲戒汝之自處亦頗近此實不勝瞿然汝亦勿以他人事視之反顧自思爲前頭安身立命之計極可極可

寄兒 乙酉四月十四日

頃者金盛節以渠家事下來來見故偶問城役事則

盛節極言耗財之爲浮談頃者趙世成來見時亦傳訓將之言曰他軍門則不知都監除出若干米布存本取利而用之實無費財之事云此自是當事者打成一片同然之言非特左相迷惑而已如此等事耳可聞口不言可也天下底處有公是非乎

寄兒 閏四月十日

京中事勢非但翻覆波瀾雖智者不可預料且其出場無有期限只當任天而已且汝所示高山靈巖云者極可笑到今吾至於竄逐之境則事勢必無餘地而後乃然吾亦必無生道何論配所之請耶然設令

事至此境自汝心論之未知如何而於吾意則太空浮雲也

寄兒 丁亥五月十三日

汝之超躐極不安於心勿論汝才具之可當與否當此時雖從前仕宦者亦宜停止不出況可以曾不出頭之人爲新出之計乎汝若欲出爲同流合汚之計則吾亦無可如何而汝若欲不出則吾何以勸出耶

寄兒 九月

領相雖白　筵中未知其必得請且吾於　聖主既是舊臣當自致其血誠以祈感動何可替望於他人

耶今日欲出疏草明日書上汝雖求丐於他人必得人馬即爲出來爲可

寄兒

吾方欲陳疏請過江而旣蒙　異數猥請去者勿論遠近實有惶恐意領相若以吾入城爲請則吾將執此爲即日過江之案去實有名豈不幸哉且領相必以吾爲內欲居城中而外爲飾辭姑出江上也且吾心雖欲居城中旣以峻辭於　上前者如何而今乃爲人所牽曳復入城則是乃無所不爲之人眞犬豕不如者也領相與吾相知者幾年而乃處吾者如此

唯慙愧無地而已何敢妄恃舊誼更通書尺哉汝以此紙送于領相爲可

寄見

前頭倉官若來請受祿牌則勢難出給倉官轉報戶曹入啓必有令倉官輸送之事曾在辛巳年倉官之輸來輸去者至於數三次然後屢煩陳疏乃有自本官給月廩之事矣到今又有煩複之事則不勝其未安自此不給祿牌之後倉官如報戶曹戶曹直請停祿令廣州題給月廩則在我無更煩章疏之事在本倉亦無輸來輸去之弊在戶曹亦無屢次入啓之煩

事勢極爲便當其間有少未安者只是祿少而月廩多在我有辭少受多之嫌然其事畢竟終必至於以月廩代祿中間若得盡除許多曲折則辭少受多設或未安欲求事之便當誠亦難矣且月廩之多於祿者乃是米斗之間又欲較其多少辭之於　上則亦涉太瑣細戶曹果能如是變通則吾亦欲無辭受之如何然此意吾則難於直通戶曹汝須以此意傳達領相請領相言于戶判使善處之如何

寄見

吾之在此受祿極是法外至於歲時周急時日雖遠

依前磨鍊以給旣出　朝命於今日則命下之初不辭而到歲時乃辭亦是後時之事欲於此月之廿四廿五間倉官來請祿牌時不給祿牌仍辭祿且辭自京司輸給周急仍以月廩雖有斗米之加乃是在結城在龍仁所已受者而受祿則非在鄉所可爲者至於周急之自京司輸給亦非分俱爲一時疏辭如何冒受不當受雖無人言不可爲也況旣受之後或有如申金輩作言斥之則其爲羞愧又將如何且吾於甲子歲以尤相在鄉受廩未安事陳達請自本道本邑依法月致酒肉而於吾身受賜之多如此心誠不

安矣

寄兒

趙綾州事可驚浦渚厚德宜食報而子孫之凋喪未有出此家且以風水爲最重事至於上疏請遷　長陵其子孫之遷葬其祖先又不知其幾而其家喪患如此福善旣渺茫地理之不可用力求之於此可徵矣

寄兒十一月一日

徐台雖非稟得完固者何至遽危急如此如此之病若遇良醫必可生而如李趙者何可望起死之術耶

前見彝仲病若用童便以差爲度則必可生而氣逆之病加以人參激之此與殺人以梃刃何異

寄兒 戊子四月二十日

吾於庚寅曾一叅從祀疏至今恨之勿論可不可儒生上疏俱極不當況今泮宮豈是儒生著足之地雖因此停舉廢科決不可往矣

寄兒

忠監所請碑書以吾氣力安能爲此酬應且見宋相所作陰記則以別意思乃謂　朝家處适失宜且以爲一爲諱兵之謀恬嬉姑息無復猷爲至於末端終

之以宴安之樂眞鴆毒也哉其措語極涉駭異若當
仁祖臨御時而進陳戒之疏則如是措辭亦或可也
今於易　三四代幾百年之後於褒功之碑乃有此
云云非但文體不然亦豈在下者所敢也此一款亦
難參涉於其事矣

寄兒

在京時所謂周急者乃是爲留京中也非謂致仕例
恩也今已還鄉則月廩月致酒肉外安有更所謂周
急者也此必無之事也設或是所當給者必有更爲
上達者然後乃可爲之非該曹所可循例擧行設有

所給吾何可安心受食也

寄見

領相劄草以改官名爲孔子之正名孔子正名爲衛君以子拒父而發也豈改官名之謂乎此則不但於時務爲錯於經義亦誤矣三代之官名不變而桀紂幽厲不免爲亡國漢宋之季變革官名而何益於成哀徽欽之亂亡乎宰相之職唯在官得其人豈在名號之美惡乎其他各條皆是難行之事而行之則亦必有弊端不可盡言而最是欲使貸錢者償十分之二而錢主如加徵則又欲使貸錢者告官治罪此豈

可行者乎凡今年利者秋後以錢買穀春末夏初以其穀買錢則安坐而得一倍二倍之利其誰肯以錢貸人而只取二分之息乎貸錢者死亡迫頭不得不貸錢安得計日後償息之多少乎貸錢者死生之命每懸於錢主之操縱只爲一時計告錢主之加徵其後又將何以爲生乎此等事於物態人情相遠甚矣且見申鐔上疏意氣盈溢不日似有波蕩之事且領相與李澤相爭之事其勢必不但已有同厝火於積薪之下旁觀者爲之凜然安其身而後動周易之義也領相處地之不安如許何能做事雖做事何能及

於如許分外之事耶吾在結時已以切勿爲閒雜建白答領相書在漢江時領相言此等事吾作長書止之頃者又送書言隣族侵徵守令論罪事吾答書痛止之矣今又作此使吾見之以朋友數斯疎之義不欲更言其可否矣然此必無見施之理於國家則無成敗之可慮而只爲自家取笑見輕之端殊可歎也不但施爲區劃之疎迂必難行大體極是非時之事領相於周易亦頗温習而不量時義如此窮經致用誠是虛言矣還送劄草時自以汝意略舉吾以爲非時之意答之爲可

寄兒己丑正月七日

裵休書還送右軍書集字無形中原人所集亦如此而況我國近來人乎以此見之白月碑之集可謂卓越千古矣

寄兒正月二十五日

癸亥年間吾爲兵判時請往見江華周行三日始畢闊大幾三百里而水邊處處皆可泊船決非可守之地故仍爲往看紫燕島勝於江華還歸以此仰達矣今以京城三十里爲闊大不可守則況三百里江都何以守之乎

寄兒 二月一日

領相處欲作慰問之書而其所處事中不以都城之築覆轍爲戒又當江華築城無論人才之合不合備局副提調乃是曠選十年內僅或有一人矣今則一人遞卽差其代有若臺諫有闕之塡差此極是失著今作書而追擧其失未安只爲循例問慰亦無情未知何以則可也

寄兒

祖同眼病似以多看書費眼力之致今不急治則終至閉盲可憂卽今醫人無知病者不可責效於醫藥

設令有好藥家力實難辦況無益有害乎吾意日日
曉服自已溺至於一年二年之久必有效不必多服
服半甫見可也吾自四十五十已眼昏而到今非但
不加昏或似稍勝於六七十時一則慎攝二則小便
也此意言之於渠汝且勸試爲可眼患全出於肝腎
之火治火除熱雖千方萬藥豈有小便之可比者也

寄兒三月七日

朱溪君旌門印本乃是陽刻此乃漢時刻法此則爲
好而筆法極拙無可觀矣

寄兒庚寅二月

未及當去時亂念如絲紛今當可去之時他念皆氷釋唯有早歸安身之意而已

寄兒閏七月五日

閔任重事其罪則雖死亦不足惜而　人主以特教行極刑決不可開路之事人之以我獻議爲欠何足顧也

寄兒八月三日

昔年吾聞李肇論　尊號事吾深以爲不可汝必記得矣　尊號推及於　先朝恰似向日　孝廟不遷位事然向日事只是請之者自爲計而已卽今事其

意有不可測吾之徘徊近京本不可汝亦不當留在京中然事勢實難於即今高飛遠走柰何柰何

寄兒十一月十五日

親騎衛事聞京中諸人之論多以爲當此時何處得馬匹之可用戰陣者何處得勇銳之士是無用之空言云司馬懿之告公孫淵曰能戰則戰能守則守能走則走若皆不能則唯死與降耳方今諸人之議似將以降與死處我　國家豈不痛心乎此亦天也柰何柰何

李肇之追贈官教吾已爲書送而於吾意終似不安

家間事勢雖欲赴而犯人言爲彈壓一道之任甚不可以吾此言送示于李甥使之更思極可極可

寄兒十一月二十五日

沈病今已四節元氣漸減　上候設或有加重之憂以即今吾之氣力前進旣難近京則又必爲人所惱此是必死之勢也死則不足惜而不得死所而死爲人所困而死極是虛死而亦復柰何

寄兒十一月二十九日

曾在　顯廟朝有文官閔汝老者以少時有斥和疏故通淸爲臺諫出立溺禁亂一時傳笑李台慶徽吏

判時久不擬望尤相以李台全昧義理不扶氣節峻斥之李台因此鬱抑不久疽發而終其人之名似是汝老而年久不能分明記得汝知其時事否

寄孫兒克寬辛卯二月二十二日

吾平生知吾病不宜服藥而昨夕爲諸醫所勸試服一貼病今至危急更無生道雖歎柰何吾雖不起疾汝不可臨喪自促其死老者不以筋力爲禮無財者不以賵賻爲禮汝之疾病亦此類也切勿叅於治喪以遵吾戒此汝大孝也違此以貽吾身後之憂是汝大不孝而非吾孫也病困不能盡意汝其諒之

答朴甥泰輔 丙寅七月二十四日

便中得承寄書審知別後平安慰喜如何吾今始渡江回首渺然悵歎如何李侍讀事久無聲欬於 君上之側故只此一言亦以爲異常此乃如我輩充位大臣上不能開導 聖心下不能奬成直氣之致不暇他憂只切自訟自慄而已

與朴甥 丁卯五月一日

承悉炎熱遠行殊可慮至望愼護且矢人之意惟在於傷人不可不十分思量決知其明白使當之者無辭然後乃可耳吾曾折臂故奉告

答朴甥十二月二十九日

即此承札憑知侍奉政履勻安慰甚此間僅遣吾之所欲言者不可勝數而不能言者或知其難行或量其無益或事細不足言君獨看一州事如是發憤事之大於此者何可勝數耶和叔書中以爲近日有數三小事不免前人之套云吾則寧爲癡聾不欲作解事狀故自忝此地以後無所猷爲實恐以此有責矣所謂襲前人套者誠不能自知君幸於相見時細叩其事示我以爲自警之地如何羅平康家雖曰憂樂相關至於不能對一飲食寧有是理若大張聲樂酒

肉如山則雖無羅家事當此凶歲亦不穩當至於衙中一家之會子婦拜上一杯決無可停之義須以此意告于慈闈如何

與朴甥 戊辰五月

銓長進退將何出云耶近來出入臺閣主論之人或有非之者則輒引和令以爲某時往見某丈則以爲此事如不出則已如出則不可不扶植以成之云云此言非但一聞未知或有苗脉否在外之人動爲年少輩藉重前事可監勿論虛實殊可慮也

答李甥肇 丙戌四月十二日

近聞京信尤多擾擾坐此遠地頗覺耳根之清耳君之處地既難更歸仁川職名長在言議之地一向避事亦似不可惟當事到然後應之而已不必自我首事以貽病親之憂如何如何既不能長往及當難處之事又曰我有老親以自解亦非道理唯望取衷處之

答李甥九月三日

即見前月二十八日所發書審知　朝家大禮平安過行不勝喜慶此間今番不得進叅情禮誠爲欠缺而以平日自量者言之設令居在近京地得承　召

命恐不可進蓋吾之前日被罪之名乃容貸凶賊使禍及　長秋也人臣負此罪名不死猶是失刑何敢以年月旣久復仄朝班耶然不敢以此意措辭於章疏者上年李都憲以欲反獄被罪今吾若又以前日罪名爲言則有似欲反獄者故不敢耳然其不可承召入京則決矣

答李甥庚寅十月十七日

卽承覆書奉審已肅　新命殊以爲慰第未知奉行慈闈之計果將何出此間病狀如前而又爲囚人侵逼至此自是吾運命所致柰何備郎來問事聞其風

信久矣尚今不來未知廟堂或中寢之耶卽今所遭
雖極異常若比之從前引咎事則不翅較輕且前旣
以雖在獄中對　問仰對書啓中則今何可引新嫌
不對乎但念所對者亦將無新奇不過諸臣所已論
之緒餘此爲可慮薦人則雖亦出於　上命亦稍異
於有　問仰對且與獻議一併爲之與無故諸大臣
無少差別亦似太休歇且雖或薦進亦未知必能有
賴於邊虞以此方趑趄耳前者旣以宮奴事陳疏則
隨出隨疏非但在我爲疲勞亦恐有傷事體不欲爲
之矣推恩官教雖病何敢辭也臨時送紙爲望

藥泉集第三十四終